

男朋友

Boy Friend

·花美男·小说·漫画·

—情人号—

Happy Valentine's day

BF君主编

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男朋友. 情人号 / BF君主编. — 北京 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, 2013. 2
ISBN 978-7-5100-5662-8

I. ①男… II. ①B… III. ①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J228.2
②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03114号

男朋友 BoyFriend

情人号
NanPengYou

BF君主编

出品人: 靳南宥

总策划: 麻麻牛 Honey

系列策划: 徐姗姗

责任编辑: 徐姗姗 蒋玉茗

首席设计: 玛丽琳梦露

设计制作: 霜 降 咕 噜 文大叔 M伯爵 Ranbo
八 云 猫 一 13王子 糟糕歪 大K 赤彗星

出版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

出版人: 张跃明

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<http://www.wpcbj.com.cn>
(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: 100010 电话: 010-64077922)

销售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深圳市雅佳图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 mm × 1194 mm 1/32

印张: 8.5

字数: 142千

版次: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100-5662-8

定价: 1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只想和你在一起

文/大风刮过

为什么要在一起？

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。

为了早上醒来时，第一眼就看见？

为了吃饭时，到底是蒸米饭还是煮面条而争执？

为了看电视时，有人竞争，明白遥控器掌控权的可贵？

为了寂寞时，有一个坐在一起，大眼瞪小眼的对象？

为了在夜晚或路滑时，有一双可以牵的手？

……
这些都不是答案。

这些场景和画面，都太平常，明明代入成任何人都行嘛。

只是……

为什么，在我的想象里，这些场景中，和我在一起的人就只有你？

只能是你。

在早上醒来时，第一眼要看到的人是你。

夜晚或路滑时，牵住我的手的人也是你。

还是你。

在这样平常的日子里。

在有意识的每一分每一秒中，都和你做伴吧。

喂，我看我是喜欢你了。

你觉得呢？



情人号

Boy Friend

给你一个完美男朋友！

◆◆ CONTENTS 目录 ◆◆

♥ 华之章 · 小说

暗恋那件小事	003
音皇	013
拾荒小分队	027
浮世楼 · 魔幻鱼龙	044
天神右翼Ⅲ 永恒	218
下一站，影帝	234
跳水王子爆米花	252

♥ 绚之馆 · 漫画

赤夜之瞳（上）	069
海上尘嚣	106
悲惨大学生活	135
我的弟弟一点都不可爱	162
月慕笙歌	186

♥ 梦之园 · 企划

ACG跨年大福袋	159
----------	-----



暗恋那件小事

文 蓝 淋

图 喜喜果

协力 菇子

前情提要：胡北原被周翰阳冷淡的态度刺痛，决定换工作，却在面试时遇到了薛维哲，并因薛维哲对周翰阳的“中伤”，决定再次提醒周翰阳，不料竟惹毛了周翰阳……



胡北原

兢兢业业的上班族，“省吃俭用”的代言人。



周翰阳

高富帅，空降成为胡北原的上司。



薛维哲

有钱有背景，喝醉酒有乱亲人的癖好，对胡北原很感兴趣。

第八章

胡北原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。

在那么几秒里，他无法思考，不能呼吸，动弹不得，连视觉、听觉都一并消失了似的。整个世界变得一片漆黑、万籁俱寂。

他只能感觉到嘴唇上那种陌生的触感和热度、辗转的力度、熟悉的气息。

除此之外的一切感官，都和神智一起离他远去了。

回过神来的一瞬间，这样的碰触让胡北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，而后本能地用力挥手，给了面前的人分量十足的一拳。



拳头重击在人体上，带来指关节间的疼痛，让他在一瞬间略微清醒了一点，但又不是那么地清醒。

胡北原仓促地往后退了一步，这点距离，让他终于能够看清楚年轻上司的脸。

青年脸上的表情让他愈发乱了手脚。眼看对方像是要张嘴说些什么，胡北原不知道要怎么反应，也没时间想清楚，慌乱间只能没头没脑地又是一拳。

胡北原破天荒无缘无故地翘班了。

他垂头丧气地坐在自己那贷款还没付清的小公寓里，精神萎靡，心情烦躁。

反正去不去上班也没什么差别。他动手殴打了自己的顶头上司，公司里的太子爷。一次也就算了，还两次。打的时候倒是挺爽快的，这会儿说什么都没用了。

但话说回来，这也不能怪他呀，谁叫周翰阳对他……

思及此，胡北原立刻又打了个冷战，赶紧左右用力甩头，要把脑子里关于某

个时刻的影像驱逐出去。

呸呸呸，算了，他不愿意继续想下去了。

他遇到的这叫什么破事呀。

比起即将失业的忧虑，更让胡北原心神不宁的，是那种奇怪的、令人不知如何是好的荒谬感。

他不明白，周翰阳，怎么就能和薛维哲是同一种人呢？

他还以为，只有薛维哲那种嬉皮笑脸、吊儿郎当、一看就不是正经东西的人，才有那种奇怪的喜好。

而周翰阳看起来干干净净、斯文有礼、一表人才、分分明明的大好青年，怎么就能和薛维哲是一路人，同流合污呢？

难道这年头，高富帅，都是那种口味了？

他真不懂。

隐隐间他还有点为周翰阳痛心疾首的感觉。



经过一天的沉思和休整，胡北原次日全副武装，气势汹汹地去了公司。

就算下定决心不干，他也得去办理

离职手续，才能收拾包袱走人找个东家。更何况，如果是周翰阳先提出要炒他，那他还能多拿点遣散费呢。





才一进门，他就听见议论纷纷。

“周先生的脸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据说是跟人发生冲突……”

“谁？”

“就是不知道到底谁干的。”

“什么人啊，居然对周先生下这种毒手。”

“让我知道我一定不会放过他！”

“……”

突然就成了大家嘴里全民公敌的胡北原，不由得就像过街老鼠一样，顺着墙角走路了。

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，要被这样喊打喊杀？明明他才是受害者好吗？

等亲眼看见周翰阳，胡北原就有点明白女同事们为什么要那么义愤填膺了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原本皮肤过于白皙的缘故，周翰阳脸上的淤青现在看起来未免显眼得有些过头了，简直是触目惊心、惨绝人寰。

弄得胡北原都不由得立刻反思，他当时真下了这么重的手？

见了，周翰阳愣了一愣，一时间不知所措似地，又像是尴尬于脸上青肿的失态，又像是尴尬于和他的对视，简直是连眼睛都不知道要往哪里放了，过了几秒才镇定下来，望着桌面。

胡北原被他这副样子，弄得一下子

没了之前那要把账算清楚的气势，只得酝酿了一下，才开口：“周先生……”

周翰阳打断了他：“抱歉，那天是我言行不当。”

“……”

虽说这件事当然是周翰阳有错在先，但被对方这样直截了当地道歉，还是有些出乎意料。

“本来，应该是我先登门道歉的，但我想，”周翰阳顿了一下，“在家里看到我，你可能感觉会不太好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那件事，不管你有什么想法，打算怎么处理，以及要我怎么做，都是应该的，我也全盘接受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只不过，你不介意的话，我还是希望你继续留下来为公司工作，当然，如果和我共事让你觉得不舒服，你可以自由选择调到任意部门。”

“……”

不需要任何的争论争吵，他就直接低头认错，一退到底，这倒让胡北原一时间想不出其他话可以说了。

胡北原看着面前的青年，神奇的是，他脸都那样了，居然还是不难看。

他看起来严肃，隐忍，冷静又冷淡，和那天那个冒犯了他的周翰阳，简直判若两人。

胡北原心想，难道那时候他是鬼上身？







胡北原将信将疑地：“你说得这么有诚意，那如果我要你跪下来道歉，你也行？”

周翰阳抬头看着他，表情里是种类似于放弃的不抵抗：“要是这样能让你感觉比较好的话。”

“……”

算了，他才不爱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。

“你这样，是怕我说出去吗？”

周翰阳又看了看他：“不，我从来都不介意其他人知道。”

“……”

好吧，他也没打算说出去。

何必损人名誉呢。还是那句话，损人又不利己，有什么意思。

“算了。”

周翰阳看向他，不太确定地：“什么算了？你是说那天……”

胡北原烦恼道：“呀，我说算了就是算了，你别再提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胡北原奇怪于自己的宽容。

明明是吃了那么大大一个亏，照理不该就这么算了啊。

但周翰阳这么逆来顺受地，既不阻止他宣扬出去，也不介意他打击报复，他反而不知道要怎么做了。

甚至于，他自己本身都不是那么生周翰阳的气。

比起惊诧和疑惑，愤怒这点情绪简直不值一提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完全不想再纠缠于那天的事，也不想和周翰阳闹翻闹僵，连什么赔礼补偿都不要。

对他来说，最好不过的，就是当成那件事压根儿没发生过，干脆此后提都别提，大家若无其事地，像以前那样相处。

屋里安静了一会儿，周翰阳又清了嗓子，而后道：“那你，需要调去哪个部门吗？”

“呀，麻烦死了，等下还得跟人解释为什么调部门，再说也没什么油水多的好部门了，不折腾了。”

青年说：“嗯。”

“那就这样啦，昨天没上班，不扣我钱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青年似乎放松了一点，嘴角也不再绷得那么紧了。

“没问题，我去做事了。”

胡北原为他自己这圣人一般的既往不咎找到一个好的解释。

因为他气量大呀，肚里能撑船嘛。

再说，周翰阳又是知错能改，也没有前科，给人家一个机会，得饶人处且





饶人嘛。

这样一想，他也就心安理得了。



周翰阳像是能窥见他的心思似的，在“若无其事”这一点上，执行得颇好。

他脸上的青肿慢慢地消干净了，依旧是那样的清朗俊美，没有半点后遗症。工作上他一切照常，不尴尬不回避，更不纠缠，保持着小心翼翼的、共事之谊的正当距离，偶尔还能开个拿捏得十分恰当的玩笑。

只是有时候胡北原会看见他在走神，时不时地，握着笔，突然就会发起呆来。

在这一派似乎如同往常的安宁祥和之中，胡北原觉察到自己上司还是有变化的。他明显瘦了，也憔悴了。

胡北原对此心领神会。

唉，再怎么装没事，也没法改变有事这个事实啊。

换成他，发现自己有这么偏门的喜好，还不得早就愁得吃不下睡不着，头

发掉一地啊。

说真的，他觉得，虽然这状况很是麻烦，但周翰阳还这么年轻，没什么东西是不能改，不能变的。

既然他当时真把周翰阳当朋友了，那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上那条不归路。

于是，胡北原在百忙之中开始博览群书了。

他总算了解到，原来这个现象可谓历史悠久，生生不息。至于“治疗”的方法，则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有的说治不了，有的说治得了。

胡北原专挑治得了的说法看，但提到的那些厌恶疗法，什么电击自己啊之类，看得他那叫一个心惊肉跳——这简直就是刑罚嘛，怎么能用在细皮嫩肉的周翰阳身上呢。

胡北原经过悉心研究、多方探听，终于选定了他觉得最安全的中药，随便吃吃都无妨，有效当然好，没效也当是强身健体嘛。



这天他瞅准了一个时机，去找周翰阳。

“晚上有没有空，一起吃个饭吧？”

青年像是非常意外，愣了有好几秒





钟，才说：“有啊，当然有。”很快他又反应过来，“不过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啊，就，很久没一起吃饭了？”
胡北原也不好说得太过明，“顺便聊聊吧。”

为了表示自己的关怀诚意，胡北原这回下血本，请吃的是螃蟹火锅。

威武雄壮的花斑蟹躺在锅里，膏满肉肥，沸腾的汤汁色泽浓白，把旁边的各种时令鲜蔬，腐竹豆皮，煮得“嗤嗤”作响。

周翰阳看起来心情不错，还特意展示了掰出蟹腿肉的正确手法，处理了一条硕大的蟹腿。

“瞧，要在关节这边用力，往前折，这样就容易断，肉也容易完整取出来……”

胡北原难得的心思不在那蟹肉的美味之上，只斟酌着开口：“说来，我是想问你……”

周翰阳把长长一条饱实的蟹腿肉抽出来，帮着放进他的碗里：“嗯？”

“你是什么时候，发现自己，喜欢那个，嗯，你知道的……”

周翰阳愣了一愣，咳一声，看着自己碗里的腐竹，道：“问这个做什么。”

“因为我想弄清楚，你是先天的，还是后天的。”

青年抬起薄薄的眼皮，看着他。

“我查过了，先天的话，那是比较麻烦，如果是后天环境影响的话，其实可以治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还帮你带了些药来，有人说这是有效的，反正吃了也没坏处……”

青年咬牙切齿地看着他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我、没、病。”

胡北原剩下的那些话，噎在喉咙里，没敢再出口。

青年脸色全然铁青，然而眼角略微发红：“我不勉强你和我做朋友，你想怎么看我，怎么避我，怎么骂我都行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我、没、病。”

这顿饭没能吃得完，周翰阳抛下那番话就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完全不理睬他低声下气的道歉和挽留。

胡北原面对那一大盆白白在“嗤嗤”欢腾的火锅，心里又是郁闷，又是委屈。

当时为了多打听点消息，他还特意去相关的网站咨询“怎么治”，然后被一群人骂得狗血淋头，乱棒打出，各种拉黑屏蔽。

他容易吗？

结果他的一番好心，只换来周翰阳的仇大恨深。







他 also 知道这世上有种心态叫“讳疾忌医”，但没想到周翰阳反应那么大。

至于吗？

“嗨，小胡。”

胡北原本就心烦，看见这人，心里更添堵了。

“你走开点。”

但凡碰见这家伙，他就没一次不倒霉的。要说闹到今天这样，这家伙也是功不可没。

薛维哲道：“哟，这么大火气，我是看见你跟翰阳在这桌吃饭，想来打个招呼，哪知道他就那么先走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怎么，吵架啊？你又做什么傻事啦？”

胡北原不由又气又恼：“傻事？对，我就是傻在管这种闲事，还想着给他治病，吃力不讨好，好心当驴肺。”

薛维哲很是意外：“啊？翰阳病了？我怎么不知道。”

“……”胡北原大庭广众地，一时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只得道，“他是病了啊，就是你也有的那一种啊。”

薛维哲是聪明人，想了一想领悟过

来，倒没有周翰阳那么大反应，只笑道：

“你别傻了，你觉得这是病？”

“难道不是？”

“呀，傻子，这不过是青菜萝卜的道理。大多数人喜欢青菜，有小部分人喜欢萝卜，喜好不同而已。多大事呀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人是这样的，对于那些自己不熟悉的，不符合自己习惯的东西，就觉得有问题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啊，要是接受不了，那就走开，别想着把别人的喜好扭过来，没必要，没意义，也没礼貌。你说你吃青菜，我吃萝卜，然后你就说我有病，这不是骂人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而且啊，”薛维哲笑微微地，俯过身来，“其实呢，很多人，一直以为自己是爱吃青菜的，只是因为他没试过萝卜的味道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要试试吗？”

胡北原立刻连火锅也不管，撒开脚丫子跑了。

待续





音室

文

黑色禁药

图

.Axis.

协力

月妖雪雪

前情提要：凌一权为了白千严，与浅昕分手。伤心的浅昕独自拜访凌一权的父亲，并说出凌一权为救白千严双手险些被毁的事……

❀ 第九章 ❀

“嗷！嗷！”日上三竿，肚子饿极却始终无人喂食的球狐狸扭动着浑圆的屁股，愤怒地用肉爪子拍打着主人的房门。

岂料才拍了两下，没上锁的房门便自动开了。

“咕？”偷偷歪头朝里窥视，球狐狸水汪汪的蓝眸疑惑地眯了起来，敏锐地觉察到房间里的异样。

房间里很安静，虽然已经是中午时分，但里面的人却丝毫没有起床的意思。

球狐狸挪动着肥短的四肢，小心翼翼地踏着绒毛地毯朝中央的白色大床走去，并不时好奇地看向散落在床四周的衣物……

咦？居然还有绳子？

难道主人在欺负大叔么？

球狐狸沉默地看着，绒球似的尾巴抖动起来，渐渐地愤怒起来了。

难怪昨天它似乎隐隐地听到大叔在哭的声音，一副很难受的样子，现在一看，果然是！

愤怒的白毛球猛地跳上雪白的大床，印入眼帘的情景却跟它想的不太一样……

柔软的床单上，白千严如同一只沉睡的黑豹般，呼吸平稳地仰面躺着，裸露在被单外的上身除了一些暧昧的红印外，并没有任何外伤。

他的胸膛上，趴着一位容貌如月色般美丽的白发青年。白发青年似乎睡得很舒适，像一只纯种的白色波斯猫，罕

见地，嘴角微微带着一种满足的惬意。

“唔……”感觉到了某种视线，原本沉睡如黑豹的男人皱了皱眉，竟渐渐醒了过来。

男人似乎被一种无法言喻的痛苦折磨着，下意识地想要挪动，却发现自己的大腿被死死地压住，确切地说，他的身体，都被压住。

这是怎么回事……

男人眯着眼，用有些失焦的目光努力地看自己身上的白发青年。

头好疼……

身体……也疼……

但很快地，他逐渐忆起了昨夜发生的事情，尤其是喝醉后，被洁癖的青年带回家，丢到浴室后的情景。

他记得，当时自己咬了对方……

然后……

男人垂目回忆着，昨夜的画面清晰得让他英气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甚至有些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——他显然无法相信竟然发生了那样的事情……

尤其是凌一权将他按压在浴室的墙上……

那些画面，深刻得仿佛还能感受到……

这种完全超乎想象的发展，让男人几乎有些崩溃……

脑子里只剩下一片混乱，什么都理不清楚……

但随即，男人脸上的表情放松了下来，一如平常那般淡然沉稳。

他昨天喝醉了，所以，他选择什么都不记得。

但，也许是因为男人先前的颤抖，惊动了趴在他胸膛上的青年。青年的睫毛动了动，缓缓地睁开了双眼。

他慵懒地撑起身子，绸缎般雪白的发丝滑落在赤裸的肩上，却依旧保持着趴在男人胸膛上的姿态，视线直接就对上男人的，那如湖泊般沉静的冰眸，看不出一丝情绪。

“早……”莫名有些恐慌的男人微笑着保持镇定，向青年打了个招呼，刚想再说些什么缓和气氛，青年微凉的鼻尖却已经直接贴到他的鼻尖上。

“你还记得吧？”很平淡的语气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昨晚发生的一切。”依旧平淡。

“对不起，我喝……”

“那么再实践一次。”平淡地打断。

“我记住了。”终于发现自己瞒不过对方的男人无奈地承认。

他最近常常觉得，自己的演技再无破绽，对方也都会察觉到他真实的想法。

“嗯。”青年依旧淡淡的，却是又道，“那么，你是谁的？”

白千严被这近乎直白的话呛到，想说点什么转移话题，可压在身上的青年却越来越近，仿佛不染尘埃的脸颊明明纯净得有些透明，凝视着他的瞳孔却深得有种难以形容的危险，以至于他瞬间就丧失了对视的勇气，有些局促地垂下双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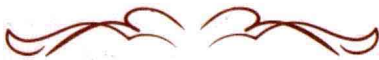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东西，虽遥不可及，甚至连做梦都在渴望……

可等真的摆到面前，却是有太多的顾虑，以至于连碰触都没有勇气。

“没关系。”等不到回答的凌一权依旧没有表情，只是坐直了身体，白色的睫毛垂着，居高临下地淡声说道，“我会拿出更多的时间帮你确认。”

“……”

房间的温度仿佛在缓慢地上升，而一旁的球狐狸则愣愣地望着他们，半天都没敢吭声……



那天中午到底是怎么过去的，白千严已经无法再忆起。

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凌一权这个孩子，只觉得整个脑袋都被乱七八糟的情绪塞满，明明混乱得不行，却又好像空白一片，整个人茫然无措。

所幸的是，凌一权所在的家族似乎有些什么事情，以至于他在接了电话后不得不马上坐专机回去。

临走的时候只朝男人丢了一句话：“在家待着，没事不要外出。”

然后，一走就是十天。